

简·爱

外国文学卷

夏洛蒂·勃朗特 著
(英)

中国和平出版社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主 编 韩作黎
副主编 赵惠中



42.8
BC
:5
C-3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64B-4-

简 · 爱

(五)

[英] 夏洛蒂·勃朗特 著

李 译

中国和平出版社

(京)新登字 086 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简·爱/(英)勃朗特(Bronte, C.)著;李景译. - 北京:

中国和平出版社, 1997. 12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 外国文学卷/韩作黎主编)

ISBN 7-80101-816-8/G·683

I. 简… II. ①勃… ②李… III. 长篇小说-英国-近代

IV. I561.4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7)第 24993 号

简·爱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中国和平出版社出版

(北京市西城区百万庄大街 8 号 100037)

河北省迁安市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

1997 年 12 月第 1 版 1997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开本 787×1092 毫米 1/32 620.125 印张 11023 千字

印数: 1-5100 套

ISBN7-80101-816-8/G·683

定价: 618.00 元 (全套共 116 册)

中外传世文学名著必读文库(一)

外国文学卷

基度山伯爵

童年

鲁滨逊漂流记

在人间

唐·吉珂德

我的大学

老人与海

红与黑

悲惨世界

简·爱

少年维特的烦恼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第三十二章

我曾经忠实、认真地继续当我的乡村教师。开始时真是很难的。过了一段时间,尽了极大的努力,我才理解了我那些学生和她们的性情。没有教养,感觉十分迟钝,她们在我看来简直笨得特别,而且,乍一看去,全都一样地笨。但是我很快就感到是自己错了。也像有教养的人一样,他们中间是有差别的,而且当我开始了解她们,她们也了解了我,这种差距就很快地明显起来。她们对我,对我的谈吐、规矩和方式感到的惊讶一旦除去,我发现这些一脸蠢相、笨嘴笨舌的乡下人中间,有些人开了窍,变成非常灵巧的女孩子。许多人都都显得和气可亲。而且我还在她们中间发现不少生性讲礼貌、有自尊,以及能力出众的人,不但赢得了我的好感,也赢得了我的赞美。这一些人很快就乐于做好功课,保持个人卫生,按时学习,养成安静和守秩序的习惯。在有些人中,她们进步之快简直是惊人的,我对此真正感到令人欣慰和自豪。而且,我对其中几个最优秀的姑娘还产生了个人的好感,而她们也喜欢我。我的学生中还有几个农民的女儿,差不多已经是年轻姑娘了。

这些人已经能读、能写、能做缝纫活了。对她们我教语法、地理、历史的基本知识，和比较精细一点的针线活。我在她们中间发现了一些值得敬佩的人——热心求知，渴望上进——我在她们自己家里跟她们一起度过了许多快乐的傍晚。她们的父母（农民夫妇）总是把我敬如上宾。接受他们质朴的善意，回报他们以体贴——小心尊重他们的情感——这里面自有它的乐趣。他们对这个或许并不总是感到习惯，但却使他们非常高兴，也对他们极有好处，因为这不但提高了他们在自己眼里的地位，同时也使他们好强地力求无愧于他们所受到的礼遇。

我相信自己成了这一带的受尊敬的人。不论我什么时候出去，总会从周围听到真挚的问候，看到和善的笑脸。生活在大家的关怀之中，哪怕他们只不过是些劳苦人民，好比是“沐浴在宁静而可爱的阳光下”，恬静的心情被照耀得极为舒适。在我生活的这一段时期里，我心里洋溢着感激之情的时候，远远多于因沮丧而感到心情沉重的时候。然而读者啊，说老实话，在这一切平静、一切有益的工作之中——在真诚地尽力教导学生度过一天，安心地独自画画或者读书打发黄昏之余——我夜晚常常会奇怪地陷进各种各样的怪梦，这些梦奇形怪状，焦躁不宁，净是些空想的、激动的、狂风暴雨般的事——梦中在充满奇特的经历、提心吊胆的冒险和浪漫的机遇的种种不寻常的场面中。我仍旧老是在某个激动的关键时刻

遇见罗切斯特先生，而且感到置身在他的怀中，听到他的声音，看到他的目光，摸到他的手和脸，爱他，也为他所爱——一心想在他身边度过一生的希望，也会像当初一样热情有力地重新出现。接着我醒了过来，又想起了自己身在何处，正处于什么境地。这时我就会在没有床幔的床上坐起身来，浑身发抖。接着那沉沉的黑夜就会目睹绝望的痉挛，听到激情的发泄。第二天早上9点钟，我仍准时打开了校门，平静而安心地准备一天的常规工作。

罗莎蒙德·奥立佛遵守诺言常来看望我。她一般总是在早上骑马的时候来学校。她骑着那匹幼马缓步跑到门口，后面跟着一个骑马穿制服的仆人。她穿着一身紫色的骑马服，在拂着脸颊、飘垂到肩头的长长的髻发上别致地戴着一顶乌绒女战士帽，真想像不出还有什么比她这副模样更优美的了。她就是这样走进这间简陋的房子，在一排排目不暇接的乡下孩子中间飘然走过。她一般总是在里弗斯先生每天上教义问答课的时候来。我想这位女客的目光确实锐利地刺进了那个年轻牧师的心。甚至还没有看见，一种直觉好像就已经告诉他她来了。而当他眼睛根本没有望着门的时候，只要她一出现在门口，他脸上就会发红，他看上去像大理石般的面容尽管仍旧绷着，却还是有了神秘的变化，就在它的从容之中，觉察得出有一种硬抑制住的热情，比颤动的肌肉或者专注的目光还更能有力地说明问题。

是的，她是知道自己的力量的。其实，他也并没有，因为他做不到，向她掩饰这一点。不顾他那种基督教的禁欲主义，每当她走上前去跟他说话，快乐地、鼓励地、甚至是亲热地朝他微笑的时候，他还是会手上发抖，两眼放光。他虽然不说，却好像是用他那黯然而坚决的神情在说，“我爱你，我也知道你爱我。并不是由于没有成功的希望才使我不吐露心迹。如果我献上我这颗心，我相信你是会接受的。但是这颗心早已奉献在一个祭坛上，四周已摆好了火堆。它不久就会只是一个焚化的祭品了。”

这时候她就会像个失望的孩子那样噘起嘴，一阵愁云会使她快乐的活泼劲儿减弱下来，她会急忙从他手里抽回自己的手，一时赌气地转身走开，不再去瞧他那张既像英雄又像殉道者的脸。肯定地当她这样离他而去的时候，圣约翰本来是会不顾一切眼上去，叫唤她，留住她的，但是他不愿放弃一个进入天国的机会，也不肯为了她的爱情的欢乐，而放弃任何进入真正的永恒的天堂的希望。而且，他也做不到让他的全部天性——辗转不宁、胸怀大志的入，诗人，传教士——单单让一种激情束缚住手脚。他不能——也不愿——抛弃他传教事业的战场，去换取山谷府里的客厅和安宁生活。我这是不管他的冷淡疏远，大胆逼他说出心里话来，才从他身上了解得这么多的。

奥立佛小姐已经让我不胜荣幸地多次光临我的小屋。我

已了解了她公开、坦然的全部性格：她有点卖弄风情，但并不是无情无义；喜欢苛求，但并不卑鄙自私。她自小受到宠爱，但并没有完全惯坏。她性子很急，但脾气还好；自负（既然一照镜子就看到自己那么漂亮出众，她又怎能不自负），却并不装模作样；慷慨，却并不以有钱为得意；直率，相当聪明，愉快，活泼，不大用心机。总之，就是对像我这样同性别的冷眼旁观者来说，她也是十分迷人的，不过她却又并不能深深引起人们的关注，或者给人以难忘的印象。跟圣约翰的妹妹们比起来，她的心灵是完全不同的。但虽然这样，我仍旧几乎像喜欢我的学生阿黛尔那样地喜欢她，只不过我们对于一个同样迷人的成年相识者所能产生的爱，总比不上我们对于自己管教过的孩子那么亲切罢了。

她对我突然产生了好感。她说我谁也不像，就像里弗斯先生，虽然，她承认，“没有他十分之一那么漂亮；虽说你也是个很清秀可爱的小人儿，可他却简直是个天使。”但是，我还是跟他一样善良，聪明，镇定，而且坚强。她断定，作为一个乡村教师，我是个怪人。她确信我已往的经历如果透露出来的话，准能写成一本有趣的小说。

有天傍晚，她像以往那样带着孩子气的好动，以及冒失而并不让人烦恼的好奇心理，正在乱翻着我那个小厨房里的餐具柜和桌子抽屉，先是发现了两本法文书，一本席勒，一册德语文法和一本德语字典，接着又发现了我的画具和几张速写，

包括一张用铅笔画的漂亮的小天使般的小姑娘、我的一个学生的头像,以及在莫尔顿谷和周围荒原上面的一些风景写生。她先是吃惊得呆住了,接着又变得极度喜悦。

“是你画的这些画么?你懂法语和德语?你真是个宝贝——真是奇迹!你比我在斯××城一流学校里的老师画得还好。你能给我画一幅速写给爸爸看看么?”

“很高兴。”我答道,想到能有这么一个完美和光彩照人的模特儿来写生,不仅感到一阵画家的惊喜之情。她当时正穿着一身深蓝色的绸衣,露着胳膊和脖子,没带一点饰物,只有她那一头栗色的天然髻曲的长发,自然飘垂在她的两肩上。我拿出一张细图画纸,仔细地勾了一个轮廓。我已经预先体味到了给它着上色彩的乐趣。因为这时天色已晚,我对她说她只好改天再来让我画了。

她在她父亲跟前说了我许多好话,以致第二天傍晚奥立佛先生亲自陪着她来了。——那是个个子高大、浓眉大眼、头发灰白的中年人,在他身边,他那个可爱的女儿看上去就像是一座古老塔楼旁边一朵娇艳的鲜花。他看来是个沉默寡言,或许还很高傲的人物,但对我却非常和气。他对罗莎蒙德肖像的草图大为赞赏,叮嘱我一定得把它完成。他还一定要我下一天去山谷府过一个晚上。

我去了。我发现那是一座漂亮的大住宅,有无数的迹象说明主人的富有。我在那儿的整个晚上罗莎蒙德都又说又

笑，十分高兴。她父亲也态度友好。用过茶点，他开始跟我交谈的时候，还强烈地表示了对我在莫尔顿学校所做工作的赞许，说他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担心我干这个是大材小用，很快就会丢下它去做更合适的工作的。

“真的！”罗莎蒙德嚷道，“她非常聪明，足可以到一个高贵人家去当一位家庭教师的，爸爸。”

我心想——我倒愿意就在这儿，也不愿到世上任何一个高贵的人家去。奥立佛先生以很大的敬意谈起了里弗斯先生——谈起里弗斯一家。他说他们是这一带一个很古老的世家，这一家的祖上很富有，整个莫尔顿一度都属于他们，他认为就是现在，这一家的代表只要愿意，也完全可以跟最好的人家结亲。他非常惋惜这么好、这么有才华的一位年轻人竟会想出门去当个传教士，这几乎是浪掷宝贵的生命。这样看来，她父亲对于罗莎蒙德和圣约翰成婚是绝不会加以阻碍的。奥立佛先生肯定认为这位年轻牧师的良好出身、古老家世和神圣职业，已足以补偿财产的不足了。

11月5日是节假日。我那小佣人帮我清扫了屋子以后，拿了1便士作为谢她的赏金高高兴兴地走了。我周围都是清洁的，一尘不染——地板洗过，炉栅擦好，椅子抹得干干净净。我自己身上也弄得十分整洁，而且眼看有一个下午可以想做什么就做什么。

用一个小时翻译了几页德文。随后我就拿起画笔和调色

板来，动手去做比较轻松也比较愉快的事，就是完成那幅罗莎蒙德·奥立佛的小像。头部已经画好了，只剩下背景要渲染，服饰要衬上阴影，红润的嘴唇要抹上一点猩红——头发这儿那儿要加上几个柔和的发卷——蓝蓝的眼皮底下睫毛的阴影还要加深一些。我正专心在完成这些有趣的细节，这时一声匆匆的敲门，我的房门开了，圣约翰·里弗斯走了进来。

“我来看看你如何过假日。”他说。“但愿不是老在沉思吧？没有，那很好。你在画画，一定不会觉得寂寞。瞧，我还是有点信不过你，尽管这段时间你都很好地坚持过来了。我给你带来一本书，晚上好消磨时光。”说着他把一本新出的书放在桌上，是一部长诗，那时——近代文学的黄金时代——幸运的读者曾经有幸谈到的那些真正的佳作之一。唉！我们今天的读者就没有那样的幸运了。但是，要鼓起勇气来！我决不会踌躇流连，一味去指责或者抱怨的。我知道诗并没有死亡，天才也并未绝迹，金钱并没有能控制两者，把它们绑起来或者毁掉。总有一天它们两个都会重新宣告它们活着，它们存在，它们是自由而有力的。居住在天上的强大的天使们啊！当卑鄙者庆祝胜利而弱者为自己的毁灭哭泣的时候，他们还在微笑。诗被摧毁了吗？天才被放逐了吗？没有！平庸得势了吗？没有。别让嫉妒促你这样想。不，它们不但活着，而且还控制着，拯救着，如果没有它们那神圣的影响遍布各处，你就会置身在地狱里——在由你自己的卑屑所造成的地

狱里。

正当我在急切地浏览着《玛米昂》(那本书正是《玛米昂》)的光辉篇章时,圣约翰弯下身去看我那幅画。他高高的身躯猛的一下站直了,什么也没说。我抬起头来看看他,他避开了我的目光。我很清楚他的想法,能看透他的心思。现在我觉得自己比他还要从容镇定,这会儿我侥幸占了他的上风,而且如果做得到的话,我还很想对他做点好事。

“尽管他非常坚定自制,”我想,“总有点太跟自己过不去;把一切感情和痛苦全锁在心里——什么也不显示、表白和吐露。我确信,让他稍微谈谈这位他认为不应该娶的可爱的罗莎蒙德,对他会有些好处的。我要想法让他说。”我先说了句:“请坐下来,里弗斯先生。”但是他跟往常一样,回答说不能多呆。“很好,”我心里说,“想站你就站着吧,但我一定不让你马上就走,孤独对你至少跟对我来说一样地糟。我要试试能不能探到你吐露心事的秘密源泉,在你那石头般的胸膛上找出一个小漏洞来,用用我的止痛药。”

“这幅肖像画得像么?”我直接地问。

“像!像谁?我没好好看。”

“你看了,里弗斯先生。”

他好像被这奇怪的语言吓了一跳,诧异地望着我。“哦,这还不够呢。”我心里说。“我决心不在你的生硬前退缩,我已准备好要走得相当的远。”我继续说:“你刚才已看清楚了。但

我不反对你现在再看一下。”说着我站起来把画放在他手里。

“画得很好，”他说，“色彩特别鲜明而柔和，勾画得也很准确而优美。”

“对，对，这我都知道了。可到底像不像？像谁呢？”

终于，他回答道：“我想，是奥立佛小姐吧。”

“当然是的。好吧，先生，为了奖励你猜得对，我答应给你照这张画再摹一张，只要你表示愿意接受它。我可不想把时间和精力白白浪费在你不看重的礼物上。”

他继续盯着画看，紧紧抓着它，不忍放手。“它很像！”他喃喃地说，“眼睛处理得很好，色彩，光线，表情都完美极了。它在笑！”

“有这样一张摹本会叫你得到安慰呢还是引起痛苦？请老实告诉我。等你到了马达加斯加，或者好望角，或者印度的时候，有这样一件纪念品对你会是个安慰呢，还是时时勾起种种令人颓丧和痛苦的回忆？”

这时他悄悄抬起目光来望了我一下，犹豫不定，心烦意乱。他又端详着那张画儿。

“我喜欢要一张是肯定的，这是否理智或者聪明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我已知道，罗莎蒙德确实喜欢他，而她父亲也不像会反对这门亲事的样于，因此我——可不像圣约翰那样目光远大——心里早已非常希望促成他们这门婚事。我觉得，要是他

成了奥立佛先生巨大财富的所有者，那他所能做的好事，就强于在热带的炎阳下面枯萎自己的才智，耗尽自己的精力。现在我就以这样的思想回答他：

“照我看，你干脆把画里的本人要去，还更聪明些，也更理智些。”

这时候他已坐了下来，把画放在面前的桌子上，两手支着头，目不转睛地看着它。我看得出他现在对于我的放肆已经平静了。我甚至看出别人这样坦率地跟他讲到一个他认为不能触及的话题——听到它被这样率直地谈论着——已使他开始感到是一种新的乐趣——一种意想不到的宽慰。沉默寡言的人往往比惯于表达的人更加真正需要坦率地谈论他们的各种感触和悲伤。外表最严厉的禁欲主义者毕竟也是人，而大胆和善意地“闯入”他们心灵中“沉默的大海”，往往是施给他们的最好的恩惠。

“我确信，她喜欢你，”我站在他的椅子背后说，“她父亲也看重你。再说，她是个可爱的姑娘——不大爱思索，不过有她为她和你自己思索就足够了。你应当娶她。”

“她真喜欢我吗？”他问。

“当然，甚于喜欢任何人。她不断谈到你，再没有别的话题她更喜欢谈，更经常谈的了。”

“听到这话很叫人高兴，”他说，“很高兴。再谈它一刻钟吧。”他真的拿出表来搁在桌上，好看着时间。

“可继续谈下去又有什么好处呢，”我问，“说不定你正在准备下什么铁一样的反驳利器，或者正在打一条新的铁链把自己的心锁起来。”

“不要这么想，也许我正在妥协并被软化，常人的爱正在我心里像新开辟的泉水那么涌出来，用甜蜜的洪水淹没了我曾那么辛苦地耕耘——那么勤奋地播下种种善意和忘我的计划的整个心田。现在甘甜的洪水正在那儿泛滥——幼苗给淹了，美味的毒药毒杀了它们。现在好像觉得正安躺在山谷府的客厅里的软榻上，在我的新娘罗莎蒙德·奥立佛的脚前。她正在用地那甜蜜的声音跟我说话——用那双被你画得栩栩如生的眼睛凝视着我——抿着她那珊瑚般的嘴唇朝我微笑。她属于我——我属于她——对这种眼前的生活和短暂的世界，我已经心满意足了。嘘！别说话——我满心喜悦——我完全陶醉——让我舒适地度过我方才规定的时间吧。”

我随他去。表在滴嗒滴嗒地走，他的呼吸一会儿急促一会儿平缓，我一声不响地站着。一刻钟在这一片沉寂中很快地过去了，他收起表，放下了画，站起身来，立在火炉旁。

“好了，”他说，“这一小会儿是用来发痴和梦想的。我刚才把鬓角靠在诱惑的胸前，自愿地把脖子套进她用鲜花做的项圈下，我尝了她杯中的美酒。那靠枕是炙人的，那花环里藏着毒蛇，那酒有股苦味，她的许诺是空幻的——她的奉献是虚假的。我看透而且明白这一切。”

我迷惑地望着他。

“说来奇怪，”他接着说，“尽管我非常爱罗莎蒙德·奥立佛——的确怀着初恋的全部热情，对方也极其漂亮、优美、迷人——但同时我却清楚地意识到，她不是我合适的伴侣，结婚后一年我就会发现这一点，12个月的狂欢之后到来的，将会是抱憾终生。我知道这一点。”

“这可真是古怪！”我不由得喊了起来。

“尽管我心里的某一部分，”他继续说下去，“深感她的魅力，但另一部分却同样深深地觉察到她的缺点。它们会使她对我所向往的一切都受排斥——对我所从事的一切都不愿支持。罗莎蒙德会是吃苦耐劳的人，会是个女使徒么？罗莎蒙德会做个传教士的妻子么？不！”

“但你并非一定去当传教士呀。你可以放弃那个计划。”

“放弃！放弃什么！我的天职？我的伟大事业？我为在天堂造一座大厦而在尘世上打下的基础么？放弃我被列入那支队伍的希望，不跟他们一起去实现那个光荣，去改造他们的同类——去把知识传进无知的王国——用和平来取代战争——自由来取代专横——宗教来取代迷信——用向往天堂来代替害怕地狱么？难道我要放弃这些？可它比我血管里的血还要宝贵呢。它是我应该向往的，是我生活的目的。”

沉默了好久，我说：“那么奥立佛小姐呢？难道她的失望和伤心你就一点也不关心？”